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香港大風出版社

No. 2023~17

2023年9月11日

謹以老人家這篇舊文想念劉雨虹離世兩週年¹

特殊的人和事

劉雨虹

記得是 1989 年前後，南老師在香港的時候。那天南老師說，他有一個老古出版社，聽說共產黨的“左王”鄧力群先生，也有一個出版社，兩家能不能合作互通往來啊？

於是南老師就請王小強（大風的）陪我到北京，去拜訪左王鄧力群先生，談一談這件事。

見到鄧力群先生，不免談到我十八九歲時，在延安讀書的事，也說到當時我讀的陝北公學，校長是羅邁。那時的文化風氣，流行用筆名，

¹ 劉雨虹：《談天說地：說老人、說老師、說老話》，臺北：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20 年，211~213 頁。事情發生在 1994 年。

譬如我本名是劉雨虹，但在延安上學時，我的名字是“劉雨”二字，四年後，我與在延安時的同學“蘇牧”結婚，就是本名叫袁行知的。我們婚後仍彼此互叫筆名，以致後來袁家的人對我都以劉雨相稱。

話說回來，王小強陪我坐在鄧老客廳中，鄧老聽說我是羅邁的學生，立刻就說：“我們都是李維漢的學生！”

但我卻說，您是李維漢的學生，我不是。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羅邁就是李維漢的筆名。

鄧力群先生聽到我這句話，大概心中納悶，但也不再多說什麼。

後來鄧老問我陝北公學畢業後，到哪個學校繼續唸啊？當時的延安，除了陝北公學外，還有抗大，馬列學院，魯迅藝術學院，只有魯藝與陝北公學是非共產黨員可以就讀的，所以當鄧老問我繼續唸什麼學校時，我回答他說：“我考上了魯藝音樂系。”豈知鄧老聽到魯藝，立刻對我說：那你與我太太是同學，我太太是魯藝文學系。

反正，鄧老好像說，你說與我不是同學，但你總跟我太太是同學吧！

但我卻說，我雖考上了魯藝，但剛入學就請假，到西安去看牙病，因為那時延安沒有牙科醫生。

我請假去西安看牙病時，那位魯藝的老師還對我說，快點回來啊，你很難得啊。我本來考的是普通系（什麼都有一點），但因考唱歌時，我唱的一首黃自作品《熱血》，反而被錄取到音樂系了。

哪知我到了西安，先父就來接我回家，從此未再回到延安。

所以多年來，始終不知道與鄧力群先生是同門，也未能與鄧夫人同學。

我常常糊里糊塗的弄不清人與事，大概就是南老師說的“糊塗下面加一個蛋字”，也就是糊塗蛋一類的人吧。

2019年6月1日